



大八洲記

二

ル号3  
861  
2



門戶呂  
號 861  
卷 2.



大八洲記第三

土... 鴨縣主祐之纂

邊要 下

○鎮守府 和名抄云在陸奧國膽澤郡

大日本豐秋津洲上古之皇畿也割之爲畿內五國及東山道八國民部式曰陸奧國出羽國爲邊要此以其東極近夷也故置鎮守府所以守邊夷焉



大八洲記卷第三

景行紀曰二十五年秋七月壬午遣武內宿禰令察北陸及東方諸國之地形且百姓之消息也

二十七年春二月壬子武內宿禰自東國還之奏言東夷之中有日高見國其國人男女竝椎髻文身為人勇悍是總曰蝦夷亦土地沃壤而曠之擊可取也  
四十年夏六月東夷多叛邊境騷動秋七

月戊戌天皇詔群卿曰今東國不安暴神多起亦蝦夷悉叛屢略人民遣誰人以平其亂群臣皆不知誰遣也云云天皇持斧鉞以授日本武尊曰朕聞其東夷也識性暴強凌犯為宗村之無長邑之勿首各貪封界竝相盜略亦山有邪神郊有女奴鬼遮衢塞徑多令苦入其東夷之中蝦夷是尤強焉云云於是日本武尊乃受斧鉞以再

拜奏之曰嘗西征之年賴皇靈之威提三尺劍擊熊襲國未經沃辰賊首伏罪今亦賴神祇之靈借天皇之威往臨其境示以德教猶有不服即舉兵擊仍重再拜之天皇則命吉備武彥與大伴武日連令從日本武尊亦以七柵脛爲膳夫冬十月癸丑日本武尊發路之云云爰日本武尊則從上總轉入陸奧國時大鏡懸於王船從海

路迴於葦浦橫渡玉浦至蝦夷境蝦夷賊首島津神國津神等屯於竹水門而欲拒然遙視王船豫怖其威勢而心裏知之不可勝悉捨弓矢望拜之曰仰視君容秀於人倫若神之乎欲知姓名王對之曰吾是現人神之子也於是蝦夷等悉慄則褰裳披浪自扶王船而著岸仍面縛服罪故免其罪因以俘其首帥而令從身也蝦夷既

平自日高見國還之西南歷常陸至甲斐  
國居于酒折宮云云於是日本武尊曰蝦  
夷凶首咸伏其辜唯信濃國越國頗未從  
化則自甲斐北轉歷武藏上野西逮于碓  
日坂時日本武尊每有顧弟橘媛之情故  
登碓日嶺而東南望之三歎曰吾孀者耶  
故因號山東諸國曰吾孀國也  
五十五年春二月壬辰以彥狹島王拜東

山道十五國都督按東山道今分為八國也此云十五國者據舊事紀國造本紀以今屬于山道之郡名為國名者多矣蓋今此數國為十五國而拜  
歟  
五十六年秋八月詔御諸別王曰汝父彥  
狹島王不得向任所而早薨故汝專領東  
國是以御諸別王承天皇命且欲成父業  
則行治之早得善政時蝦夷騷動即舉兵  
而擊焉時蝦夷首帥足振邊大羽振邊遠

津間男邊等叩頭而來之頓首受罪盡獻  
其地因以免降者而誅不服是以東久之  
無事焉

元明紀曰和銅二年三月壬戌陸奧越後  
二國蝦夷野心難馴屢害良民於是遣使  
徵發遠江駿河甲斐信濃上野越前越中  
等國以左大辨正四位下巨勢朝臣麻呂  
爲陸奧鎮東將軍民部大輔正五位下佐

伯宿禰石湯爲征越後蝦夷將軍內藏頭  
從五位下紀朝臣諸人爲副將軍出自兩  
道征伐因授節刀并軍令秋七月乙卯朔  
以從五位上上毛野朝臣安麻呂爲陸奧  
守令諸國運送兵器於出羽柵爲征蝦狄  
也丁卯令越前越中越後佐渡四國船一  
百艘送于征狄所

和銅七年九月丙辰敕割尾張上野信濃

越後等國民二百戶配出羽柵戶。

元正紀曰養老三年七月丙申遷東海東山北陸三道民二百戶配出羽柵焉。

養老四年九月丁丑陸奧國奏言蝦夷反亂殺按察使正五位上上毛野朝臣廣人戊寅以播磨按察使正四位下多治比真人縣守爲持節征夷將軍左京亮從五位下下毛野朝臣石代爲副將軍軍監三人

軍曹二人以從五位下阿倍朝臣駿河爲持節鎮狄將軍軍監二人軍曹二人即日授節力。

六年閏四月乙丑太政官奏曰迺者邊郡人民暴被寇賊遂適東西流離分散若不加矜恤恐貽後患是以聖王立制亦務實邊者益以安中國也望請陸奧按察使管內百姓庸調浸免勸課農桑教習射騎更

稅助邊之資使擬賜夷之祿云云又言用  
兵之要衣食爲本鎮無儲糧何堪固守募  
民出穀運輸鎮可程道遠近爲差委輸以  
遠二千斛次三千斛近四千斛授外從五  
位下奏可之八月丁卯令諸國司簡點柵  
戶一千人配陸奥鎮所焉

神龜元年夏四月丙申以式部卿正四位  
上藤原朝臣宇合爲持節大將軍宮內太  
輔從五位上高橋朝臣安麻呂爲副將軍  
判官八人主典八人爲征海道蝦夷也癸  
卯使坂東九國軍三萬人教習騎射試練  
軍陣運綵帛二百匹繩一千匹綿六千屯  
布一萬端於陸奥鎮所五月壬午從五位  
上小野朝臣牛養爲鎮狄將軍令鎮出羽  
蝦狄軍監二人軍曹二人  
聖武紀曰天平九年春正月丙申先是陸



奧按察使大野朝臣東人等言從陸奧國  
達出羽柵道經男勝行程迂遠請征男勝  
村以通直路於是詔持節大使兵部卿從  
三位藤原朝臣麻呂云云等發遣陸奧國  
判官四人主典四人夏四月戊午遣陸奧  
持節大使從三位藤原朝臣麻呂等言以  
去二月十九日到陸奧多賀柵與鎮守將  
軍從四位上大野朝臣東人共平章且進

常陸上總武藏上野下野等六國騎兵總  
一千人開山海兩道夷狄等咸懷疑懼仍  
差田夷遠田郡領外從七位上遠田君雄  
人遣海道差歸服狄和我君計安壘遣山  
道竝以使旨慰喻鎮撫之仍抽勇健一百  
九十六人委將軍東人四百五十九人分  
配玉造等五柵麻呂等帥所餘三百四十  
五人鎮多賀柵遣副使從五位上坂本朝

臣宇頭麻佐鎮玉造柵判官正六位上大  
伴宿禰美濃麻呂鎮新田柵國大掾正七  
位下日下部宿禰大麻呂鎮牡鹿柵自餘  
諸柵依舊鎮守二十五日將軍東人從多  
賀柵發四月一日帥使下判官從七位上  
紀朝臣武良士等及所委騎兵一百九十  
六人鎮兵四百九十九人當國兵五千人  
歸服狄俘二百四十九人從部內色麻柵

發即日日出羽國大室驛出羽國守正六  
位下田邊史難波將部內兵五百人歸服  
狄一百四十九人在此驛相待以三日與將  
軍東人共入賊地且開道而行但賊地雪  
深馬藹難得所以雪消草生方始發遣同  
月十一日將軍東人迴至多賀柵自導新  
開通道總一百六十里或刻石伐樹或填  
澗疏峯從賀美郡至出羽國最上郡玉野

八十里雖總是山野形勢險阻而人馬往還無有艱難從玉野至賊地比羅保許山八十里地勢平坦無有危險狄俘等曰從比羅保許山至雄勝村五十餘里其間亦平唯有兩河每至水漲並用船渡四月四日軍屯賊地比羅保許山先是田邊難波狀偁雄勝村俘長等三人來降拜首曰承聞官軍欲入我村不勝危懼故來請降者

東人曰夫狄俘者甚多奸謀其言無恆不可輒信而重有歸順之語仍共平章難波議曰發軍入賊地者爲教諭俘狄築城居民非必窮兵殘害順服若不許其請陵靡直進者俘等懼怨遁走山野勞多功少恐非上策不如示官軍之威從此地而返然後難波訓以福順懷以寬恩然則城郭易守人民永安者也東人以爲然矣又東人

本計早入賊地耕種貯穀省運糧費而今  
春大雪倍於常年由是不得早入耕種天  
時如此已違元意其唯營造城郭一朝可  
成而守城以人存人以食耕種失候將何  
以給且夫兵者見利則爲無利則止所以  
引軍而旋方待後年始作城郭但爲東人  
自入賊地奏請將軍鎮多賀城今新道既  
通地形親視至於後年雖不自入可以成

事者臣麻呂等愚昧不明事機但東人久  
將邊要眇謀不中加以親臨賊境察其形  
勢深思遠慮量定如此謹錄事狀伏聽敕  
裁但今間無事時屬農作所發軍士且放  
且奏

孝謙紀曰天平寶字二年六月辛亥陸奧  
國言去年八月以來歸降夷俘男女總一  
千六百九十餘人或去離本土歸慕皇化

或身涉戰場與賊結怨總是新來良未安堵亦夷性狼心猶豫多疑望請準天平十年閏七月十四日敕量給種子令得佃田永爲王民以充邊軍許之。

淡路紀曰天平寶字四年春正月丙寅敕曰盡命事君忠臣至節隨勞酬賞聖主格言昔先帝數降明詔造雄勝城其事難成前將旣困然今陸奧國按察使兼鎮守將

軍正五位下藤原惠美朝臣朝獵等教導荒夷馴從皇化不勞一戰造成旣畢又於陸奧國牡鹿郡跨大河陵峻嶺作桃生柵奪賊肝膽眷言惟績理應褒昇宜擢朝獵特授從四位下云云

高野紀曰神護景雲二年九月甲戌大和守正五位上石川朝臣名足爲兼陸奧鎮守將軍壬辰陸奧國言兵士之設機要

待對敵臨難不惜生命習戰奮勇必爭先鋒而比年諸國發入鎮兵路間逃亡云云又當國春運年糧料稻卅六萬餘束徒費官物彌致民困今檢舊例前守從三位百濟王敬福之時停止他國鎮兵點加當國兵士望請依此舊例點加兵士四千人以停他國鎮兵二千五百人云云

三年春正月己亥陸奧國言他國鎮兵今

見在戍者三千餘人就中二千五百人被官符解卻已訖其所遺五百餘人伏乞暫留鎮所以守諸塞又被天平寶字三年符差浮浪一千人以配桃生柵戶本是情抱規避萍漂蓬轉將至城下復逃亡如國司所見者募比國三十丁已上戶二百烟安置城郭永爲邊城其安堵以後稍省鎮兵官議奏曰夫懷土重遷俗人常情今從無罪

之民配邊城之戍則物情不穩逃亡無已  
若有進趨之人自願就二城之沃壤求三  
農之利益伏乞不論當國他國任便安置  
法外給復令人樂遷以爲邊守奏可二月  
丙辰敕陸奧國桃生伊治二城營造已畢  
厥土沃壤其毛豐饒宜令坂東八國各募  
部下百姓如有情好農桑就彼地利者則  
任願移徙隨便安置法外優復令民樂遷

寶龜元年八月己亥蝦夷宇漢建公宇屈  
波宇等忽率徒族逃還賊地差使喚之不  
肯來歸言曰率一二同族必侵城柵於是  
差正四位上近衛中將兼相模守勳一等  
道島宿禰島足等檢問虛實

光仁紀曰寶龜三年九月丙午從四位下  
大伴宿禰駿河麻呂爲陸奧按察使仍敕  
今聞汝駿河麻呂宿禰辭年老身衰不堪

仕奉然此國者元來擇人以授其任汝駸  
河麻呂宿禰唯稱朕心是以任爲按察使  
宜知之即日授正四位下冬十月戊午下  
野國言管內百姓逃入陸奧國者彼國被  
官符隨至附因茲奸僞之徒爭避課役前  
後逃入者總八百七十人國司禁之終不  
得止遣使令認彼土近夷民情險惡遽相  
容隱猶不肯出於是官判陸奧國司共下

野國使存意檢括還卻本鄉曰對奧國  
四年秋七月甲午以正四位下大伴宿禰  
駿河麻呂爲陸奧國鎮守將軍按察使及  
守如故

五年秋七月庚申以河內守從五位上紀  
朝臣廣純爲兼鎮守副將軍敕陸奧按察  
使兼守鎮守將軍正四位下大伴宿禰駿  
河麻呂等曰將軍等前日奏征夷便宜以



爲一者不可伐一者必當伐朕爲其勞民  
且事含弘今得將軍等奏蠢彼蝦狄不悛  
野心屢侵邊境敢拒王命事不獲已一依  
來奏宜早發軍應時討滅壬戌陸奧國言  
海道蝦夷忽發徒衆焚橋塞道既絕往來  
侵桃生城敗其西郭鎮守之兵勢不能支  
國司量事興軍討之但未知其相戰而所  
殺傷八月己巳敕坂東八國曰陸奧國如

有苦急隨國大小差發援兵二千己下五  
百已上且行且奏務赴機要辛卯先是天  
皇依鎮守將軍等所請令征蝦賊至是更  
言臣等討賊所爲既是狗盜鼠竊雖時有  
侵掠而不致大害今屬茂草攻之臣恐後  
悔無及天皇以其輕論軍興首尾異計下  
敕深譴責之冬十月庚午陸奧遠山村者  
地之險阻夷倭所憑歷代諸將未嘗進討

而按察使大伴宿禰駿河麻呂等直進擊之，覆其巢穴，遂使舊寇奔亡，降者相望於道。是遣使宣慰，賜以御服綵帛。十一月乙巳，陸奧國言：太宰陸奧同警不虞，飛驒之奏當記時刻，而太宰既有漏刻，此國獨無其器者，遣使置之。

六年冬十月癸酉，出羽國言：蝦夷餘燼猶未平殄。三年之間，請鎮兵九百九十六人。

且鎮要害，且遷國府，敕差相模武藏上野下野四國兵士發遣。十一月乙巳，遣使於陸奧國，宣詔夷倭等忽發逆心，侵桃生城鎮守將軍大伴宿禰駿河麻呂等奉承朝委，不顧身命，討治叛賊，懷柔歸服，勤勞之重實合。嘉尚駿河麻呂已下一千七百九十餘人，從其功勳，加賜位階云云。七年二月甲子，陸奧國言：取來四月上旬。

發軍士二萬人當伐山海二道賊於是救  
出羽國發軍士四千人道自雄勝而伐其  
西邊五月戊子出羽國志波村賊叛逆與  
國相戰官軍不利發下總下野常陸等國  
騎兵伐之戊戌以近江介從五位上佐伯  
宿禰久良麻呂爲兼陸奥鎮守權副將軍  
秋七月己亥令造安房上總下總常陸四  
國船五十艘置陸奥國以備不虞

八年十一月辛卯初陸奥鎮守將軍紀朝  
臣廣純言志波村賊蟻結肆毒出羽國軍  
與之相戰敗退於是近江介從五位上  
佐伯宿禰久良麻呂爲鎮守權副將軍令  
鎮出羽國

十一年二月丁酉陸奥國言欲取船路伐  
撥遺賊比年甚寒其河已凍不得通船令  
賊來犯不已故先可塞其寇道仍須差發

軍士三千人取三四月雪消雨水汎溢之時直進賊地因造覺驚城於是下敕曰海道漸遠來犯無便山賊居近伺隙來犯遂不伐撥其勢更强宜造覺驚城得礙膽澤之地兩國之息無大於斯丙午陸奧國言去正月廿六日賊入長岡燒百姓家官軍追討彼此相殺若不早攻伐恐來犯不止請三月中旬發兵討賊并造覺驚城置

兵鎮戍敕曰夫狼子野心不顧恩義敢將險阻屢犯邊境兵雖凶器事不獲止宜發三千兵以刈遺孽以滅餘燼凡軍機動靜以便宜隨事三月丁亥陸奧國上治郡大領外從五位下伊治公些麻呂反率徒衆殺按察使參議從四位下紀朝臣廣純於伊治城廣純大納言兼中務卿正三位麻呂之孫左衛士督從四位下宇美之子也

聖旨

寶龜中出爲陸奧守尋補按察使在職視  
事見稱幹濟伊治些麻呂本是夷俘之種  
也初緣事有嫌而些麻呂匿怨陽媚事之  
廣純甚信用殊不介意又壯鹿郡大領道  
島大楯每陵侮些麻呂以夷俘遇焉些麻  
呂深銜之時廣純建議造覺驚柵以遠戍  
候因率俘軍入大楯些麻呂竝從至是些  
麻呂自爲內應唱誘俘軍而反先殺大楯

率衆圍按察使廣純攻而害之獨唯介大  
伴宿禰真綱開圍一角而出獲退多賀城  
其城久年國司所治兵器糧蓄不可勝計  
城下百姓競入欲保城中而介真綱據石  
川淨足潛出後門而走百姓遂無所據一  
時散去後數日賊徒乃至爭取府庫之物  
盡重而去其所遺者放火而燒焉癸巳以  
中納言從三位藤原朝臣繼繩爲征東大

使正五位上大伴宿禰益立從五位上紀  
朝臣古佐美爲副使判官主典各四人甲  
午以從五位下大伴宿禰真綱爲陸奧鎮  
守副將軍從五位上安倍朝臣家麻呂爲  
出羽鎮狄將軍軍監軍曹各二人以征東  
副使正五位上大伴宿禰益立爲兼陸奧  
守五月辛未以京庫及諸國甲六百領且  
送鎮狄將軍之所甲戌敕出羽國曰渡島

蝦狄早效丹心來朝貢獻爲日稍久方今  
歸俘作逆侵擾邊民宜將軍國司賜饗之  
日存意慰喻焉己卯敕曰狂賊亂常侵擾  
邊境烽燧多虞斥候失守今遣征東使并  
鎮狄將軍分道征討期日會衆事須文武  
盡謀將帥竭力芟夷奸軌誅戮元凶宜廣  
募進士早致軍所若感激風雲奮厲忠勇  
情願自效特錄名貢平定之後擢以不次

六月辛丑從五位上百濟王俊哲爲陸奧  
鎮守副將軍從五位下多治比真人宇美  
爲陸奧介辛酉敕陸奧持節副將軍大伴  
宿禰益立等將軍等去五月八日奏書云  
且備兵糧且伺賊機方以今月下旬進入  
國府然後候機乘變恭行天誅者既經二  
月計日準程佇待獻俘其出軍討賊國之  
大事進退動靜續合奏聞何經數旬絕無

消息空申委曲如書不盡意者差軍監已  
下堪辨者一人馳驛申上秋七月癸未征  
東使請甲一千領仰尾張參河等五國令  
運軍所甲申征東使請襖四千領仰東海  
東山諸國便造送之敕曰今爲討逆虜調  
發坂東軍士限來九月五日竝赴集陸奧  
國多資城其所須軍糧空申官送兵集有  
期糧餽難繼仍量路便近割下總國糶六

千斛常陸國一萬斛限來八月二十日以  
前運輸軍所八月乙卯出羽國鎮狄將軍  
安倍朝臣家麻呂等言狄志良須俘囚宇  
奈古等款曰己等據憑官威久居城下今  
此秋田城遂永所棄歟爲番依舊還保乎  
者下報曰夫秋田城者前代將相僉議所  
建也禦敵保民久經歲序一旦舉而棄之  
甚非善計也宜遣多少軍士爲之鎮守勿

令劔彼歸服之情仍卽差使若國司一人  
以爲專當又由理柵者賊之要害承秋田  
之道亦宜遣兵相助防禦但以寶龜之初  
國司言秋田難保河邊易治者當時之議  
依治河邊然今積以歲月尚未移徙以此  
言之百姓重遷明矣宜存此情歷問狄俘  
并百姓等具言彼此利害九月甲申授從  
四位上藤原朝臣小黑麻呂正四位下爲



持節征東大使冬十月己未敕征東使省  
今月二十二日奏狀知使等延遲既失時  
宜將軍發起久經日月所集步騎數萬餘  
人加以入賊地期上奏多度計已發入平  
殄狂賊而今奏今年不可征討者夏稱草  
茂冬言襖乏縱橫巧言遂成稽留整兵設  
糧將軍所為而集兵之前不加辨備還云  
未儲城中之糧者然則何月何日誅賊復

瘦瘠  
作疲

城方今將軍為賊被欺所以緩怠致此逗  
留又未及建子足以舉兵而乘敕旨尚不  
肯入人馬悉瘦何以對敵良將之策如此  
乎宜加教諭存意征討若以今月不入賊  
地宜居多賀玉造等城能加防禦兼練戰  
術十一月庚子征東使奏言蠢彼蝦虜寔  
繁有徒或巧言逋誅或窺隙肆毒是以遣  
二千兵經略鷲座楯座石澤大菅屋柳澤

等五道斬木塞徑除溝作險以斷逆賊首  
竄之要害者於是敕曰如聞出羽國大室  
塞等亦是賊之要害也每伺間隙頻來寇  
掠空仰將軍及國司視量地勢防禦非常  
丁巳陸奧鎮守副將軍從五位上百濟王  
俊哲等言己等爲賊被圍兵疲矢盡而所  
桃生白河等郡神一十一社乃得潰圍自  
非神力何存軍士請預幣社許之

天應元年五月乙酉以從五位上紀朝臣  
古佐美爲陸奧守六月戊子朔敕參議持  
節征東大使兵部卿正四位下兼陸奧按  
察使常陸守藤原朝臣小黑麻呂等曰得  
去五月廿四日奏狀具知消息但彼夷俘  
之爲性也蜂屯蟻聚首如亂階攻則奔逃  
山藪放則侵掠城塞而伊佐西古諸絞八  
十島乙代等賊中之首一以當千竄迹山

野窺機伺隙畏我軍威未敢縱毒今將軍等未斬一級先解軍士事已行訖無如之何但見先後奏狀賊衆四千餘人其所斬首級僅七十餘人則遺衆猶多何須先獻凱旋早請向京縱有舊例朕不取焉宜副使內藏忌寸金成多朝臣犬養等一人乘驛入京先申軍中委曲其餘者待後處分桓武紀曰延曆二年夏四月辛酉敕曰如

聞比年坂東八國運穀鎮所而將吏等以稻相換其穀代者輕物送京苟得無恥又濫役鎮兵多營私田因茲鎮兵疲弊不任干戈稽之憲典深合罪罰而會恩蕩且從寬宥自今以後不得更然如有違犯以軍法罪之宜加捉搦勿令侵漁之徒肆其濁盪乙丑敕坂東諸國曰蠻夷猾夏自古有之非資干戈何除民害是知加徂征於有

苗奮薄伐於獫狁前主用兵良有以也自  
頃夷俘猖狂邊垂失守事不獲已頻動軍  
旅遂使坂東之境恆疲調發播植之輩久  
倦轉輸念茲勞弊朕甚愍之今遣使存慰  
開倉優給悅而使之者寔惟哲王之愛民  
乎凡厥東土悉知朕意焉

四年二月丁丑從五位上多治比真人宇  
美爲陸奥按察使兼鎮守副將軍國守如

故市樂春宮大夫中清守鎮守副將軍

七年二月丙午陸奥按察使守正五位下  
多治比真人宇美爲兼鎮守將軍外從五  
位下安倍獲島臣墨繩爲副將軍三月庚  
戌軍糧三萬五千餘斛仰下陸奥國運收  
多賀城又糶二萬三千餘斛并鹽仰東海  
東山北陸等國限七月以前轉運陸奥國  
竝爲來年征蝦夷也辛亥下敕曰調發東

海東山坂東諸國步騎五萬二千八百餘人限來年三月會於陸奧國多賀城其點兵者先盡前般入軍經戰敘勳者及常陸國神賤然後簡點餘人堪弓馬者仍較比年國司等無心奉公每事闕怠屢沮成謀苟曰司存豈應如此若有更然必以乏軍從事矣秋七月辛亥以參議左大辨正四位下兼春宮大夫中衛中將紀朝臣古佐

美爲征東大使十二月庚辰征東大將軍紀朝臣古佐美辭見詔召昇殿上賜節刀因賜敕書曰夫擇日拜將良由給言雅較分閫專任將軍如聞承前別將等不慎軍令匿闕猶多尋其所由方在輕法空副將軍有犯死罪祭身奏上軍監以下依法斬決坂東安危在此一舉將軍宜勉之因賜御被一領綵帛三十匹綿三百屯

八年三月辛亥諸國之軍會於陸奧多賀  
城分道入賊地壬子遣使奉幣帛於伊勢  
神宮告征蝦夷之由也五月癸丑敕征東  
將軍曰見比來奏狀知官軍不進猶滯衣  
川去四月六日奏稱三月二十八日官軍  
渡河置營三處其勢如鼎足者自爾以還  
經三十餘日未審緣何事故致此留連居  
而不進未見其理夫兵貴獨速未聞巧遲

又六七月者計應極熱如今不入恐失其  
時已失其時悔何所及將軍等應機進退  
更無間然但久留一處積日費糧朕之所  
怪唯在此耳宜具滯由及海軍消息附驛  
奏來六月甲戌征東將軍奏副將軍外從  
五位下入間宿禰廣成左中軍別將從五  
位下池田朝臣真枚前軍別將外從五位  
下安倍獲島臣墨繩等議三軍同謀并力

渡河討賊約期已畢由是抽出中後軍各  
二千入同其陵渡比至賊帥夷阿豆流爲  
之君有賊徒三百許人迎逢相戰官軍勢  
強賊衆引遁官軍且戰且燒至巢伏村將  
與前軍合勢而前軍爲賊被拒不得進渡  
於是賊衆八百許人更來拒戰其力太強  
官軍稍退賊徒直衝更有賊四百許人出  
自東山絕官軍後前後受敵賊衆奮擊官

軍被排別將文部善理進士高田道成會  
津壯麻呂安宿戶吉足大伴五百繼等並  
戰死總燒亡賊居十四村宅八百許烟器  
械雜物如別官軍戰死二十五人中矢二  
百四十五人投河溺死一千三十六人裸  
身游來一千二百五十七人別將出雲諸  
上道島御楯等引餘衆還來於是敕征東  
將軍曰省比來奏云膽澤之賊總集河東

先征此地後謀深入者然則軍監已上率兵張其形勢嚴其威容前後相續可以薄伐而軍少將卑還致敗績是則其道島等計策之所失也至於善理等戰亡及士衆溺死者惻怛之情有切于懷庚辰征東將軍奏備膽澤之地賊奴奧區方今大軍征討剪除村邑餘黨伏竄殺略人物又子波和我僻在深奧臣等遠欲薄伐糧運有艱

其從玉造塞至衣川營四日輜重受納二箇自然則往還十日從衣川至子波地行程假令六日輜重往還十四日總從玉造塞至子波地往還二十四日程也途中逢賊相戰及妨雨不進之日不入程內河陸兩道輜重一萬二千四百三十人一度所運糶六千二百十五斛征軍二萬七千四百七十人一日所食五百四十九斛以此



支度一度所運僅支十日臣等商量指  
子波地支度交關割征兵加鎬重則征軍  
數少不足征討加以軍入已來經涉春夏  
征軍鎬重竝是疲弊進之有危持之無利  
久屯賊地運糧百里之外非良策也雖蠶  
爾小寇且逋天誅而水陸之田不得耕種  
既失農時不滅何待臣等所議莫若解軍  
遺糧支擬非常軍士所食日二千斛若上

奏聽裁恐更多糜費故今月十日以前解  
出之狀牒知諸軍臣等愚議且奏且行敕  
報曰今省先後奏狀曰賊集河東抗拒官  
軍先征此地後謀深入者然則不利深入  
應以解軍者具狀奏上然後解出未之晚  
也而曾不進入一旦罷兵將軍等策其理  
安在的知將軍等畏憚兇賊逗留所爲也  
巧飾浮詞規避罪過不忠之甚莫先於斯

又廣成墨繩久在賊地兼經戰場故委以副將之任佇其力戰之効而靜處營中坐見成敗若入裨將還致敗績事君之道何其如此夫師出無功良將所恥今損軍費糧爲國家大害闔外之寄豈其然乎秋七月丁巳敕持節征東大將軍紀朝臣古佐美等曰得今月十日奏狀稱所謂膽澤者水陸萬頃蝦虜存生大兵一舉忽爲荒墟

餘燼假息危若朝露至如軍船解纜舳艫百里天兵所加前無強敵海浦窟宅非復人烟山谷巢穴唯見鬼火不勝慶快飛驛上奏者今檢先後奏狀斬獲賊首八十九級官軍死亡千有餘人其被傷害者殆將二千夫斬賊之首未滿百級官軍之損已及三千以此言之何足慶快又大軍還出之日兇賊追侵非唯一度而云大兵一舉

忽爲荒墟，準量事勢，欲似虛飾，又真枚墨，繩等遣裨將於河東，則敗軍而逃，還溺死之軍一千餘人，而云一時陵渡，且戰且焚，搜賊巢穴，還持本營，是溺死之軍，棄而不論。又濱成等掃賊略地，差勝他道，但至於天兵所加，前無強敵，山谷巢穴，唯見鬼火，此之浮詞，良爲過實。凡獻凱表者，平賊立功，然後可奏。今不究其輿地，稱其種落，馳

驛稱慶，不亦愧乎。九月丁未，持節征東大將軍紀朝臣古佐美至，自陸奧進節刀。戊午，敕遣大納言從二位藤原朝臣繼繩中納言正三位藤原朝臣小黑麻呂從三位紀朝臣船守左兵衛佐從五位上津連真道大外記外從五位下秋篠宿禰安人等，於太政官曹司勘問征東將軍等逗留敗軍之狀。大將軍正四位下紀朝臣古佐美

副將軍外從五位下入間宿禰廣成鎮守  
副將軍從五位下池田朝臣真枚外從五  
位下安倍獲島臣墨繩等各申其由並皆  
承伏於是詔曰陸奧國荒備蝦夷等乎討  
治爾任賜志大將軍正四位下紀古佐美  
朝臣等何任賜之無謀爾不合順進入支倍與  
地毛不究盡之敗軍費糧之還參來是乎  
任法爾問賜比支多米賜倍在止承前爾

仕奉爾事乎所念行母不勸賜免賜布  
又鎮守副將軍從五位下池田朝臣真枚  
外從五位下安倍獲島臣墨繩等愚頑畏  
拙之進退失度軍期乎闕怠利今法乎檢爾  
墨繩者斬刑爾當理真枚者解官取冠之  
倍久在然墨繩者久歷邊戍之仕奉爾勞在之  
緣母斬刑乎免賜之官冠乎取賜未  
比真枚者日上乃湊之溺軍乎扶拯爾勞

爾緣互奈取冠罪波免賜互官未乎乃解賜  
比又有小功人波乎隨其重輕互治賜比有  
小罪人波乎不勸賜免賜止久宣御命乎衆聞  
食止宣

九年閏三月庚午敕爲征蝦夷仰下諸國  
令造革甲二千領東海道駿河以東東山  
道信濃以東國別有數限三箇年竝令造  
訖乙未敕東海相模以東東山上野以東

諸國乾備軍糧糶十四萬斛爲征蝦夷也  
冬十月癸丑太政官奏言蝦夷于紀久浦  
王誅大軍奮擊餘孽未絕當今坂東之國  
久疲戎場強壯者以筋力供軍貧弱者以  
轉餉赴役而富饒之輩頗免此苦前後之  
戰未見其勞又諸國百姓元離軍役徵發  
之時一無所預計其勞逸不可同日普夫  
之下同日皇民至於舉事何無俱勞請仰

左右京五畿內七道諸國司等不論土人浪人及王臣佃使檢錄財堪造甲者并其所畜物數及鄉里姓名限今年內令以申訖又應造之數各令親申臣等職參樞要不能默爾敢陳愚管以煩天聽奏可之  
十年春正月己卯遣正五位上百濟王俊哲從五位下坂上大宿禰田村麻呂於東海道從五位下藤原朝臣眞鷲於東山道

簡閱軍士兼檢戎具爲征蝦夷也二月辛亥陸奧介從五位下文室真人大原爲兼鎮守副將軍九月庚辰下野守正五位上百濟王俊哲爲兼陸奧鎮守將軍

十二年二月丙寅改征東使爲征夷使庚午征夷副使近衛少將坂上田村麻呂辭見

十三年春正月乙亥朔賜征夷大將軍大

伴弟麻呂節力，六月甲寅是日副將軍坂上，大宿禰田村麻呂以下征蝦夷，九月戊戌奉幣帛於諸國名神以遷于新都及欲征蝦夷也。

十四年春正月戊戌征夷大將軍大伴弟麻呂朝見進節力。

十五年春正月戊午從四位下坂上大宿禰田村麻呂任陸奧出羽按察使兼陸奧

守十一月戊申相模武藏上總常陸上野下野出羽越後等國民九千人遷置陸奧國伊治城。

十六年十一月丙戌以從四位下坂上大宿禰田村麻呂爲征夷大將軍有副將軍等

十九年五月戊午陸奧國言歸降夷俘各集城塞朝參相續出入寔繁夫馴荒之道

在威與德若不優賞恐失天威今夷俘食  
料宛用不足伏請佃三十町以充雜用許  
之己未甲斐國言夷俘等狼性未改野心  
難測或陵突百姓姦略婦女或掠取牛馬  
任意乘用自非朝憲不能懲暴敕夫招夷  
狄以入中州爲變野俗以靡風化豈任彼  
情損此良民宜國吏惻惻教喻若猶不改  
依法科處凡厥置夷諸國亦同準此十一

月庚子遣征夷大將軍近衛權中將陸奧  
出羽按察使從四位上兼行陸奧守鎮守  
將軍坂上大宿禰田村麻呂檢校諸國夷  
俘

二十年二月丙午征夷大將軍坂上田村  
麻呂賜節刀九月丙戌征夷大將軍坂上  
大宿禰田村麻呂等言臣聞云云討伏夷  
賊十月丁巳征夷大將軍坂上田村麻呂



召進節力十一月乙丑詔曰云云陸奧國  
乃蝦夷等歷代涉時天侵亂邊境殺略百  
姓是以從四位上坂上田村麻呂大宿禰  
等乎遣天伐平掃治之牟云云田村麻呂  
授從三位為非參議已下授位

二十一年春正月甲子陸奧國三神加階  
緣征夷將軍奏靈驗也丙寅遣從三位坂  
上大宿禰田村麻呂造陸奧國膽澤城戊

記畧  
作目

辰敕官軍薄伐闢地贍遠空發駿河甲斐  
相模武藏上總下總常陸信濃上野下野  
等國浪人四千人配陸奧國膽澤城庚午越  
後國米一萬六百斛佐渡國鹽一百二十  
斛每年運送出羽國雄勝城為鎮兵糧夏  
四月庚子造陸奧國膽澤城使陸奧出羽  
按察使從三位坂上大宿禰田村麻呂等  
言夷大墓公阿氏利為盤具公母禮等率

種類五百餘人降秋七月甲子造陸奧國  
膽澤城使田村麻呂來夷大墓公盤具公  
二人竝從己卯百官抗表賀平蝦夷八月  
丁酉斬夷大墓公阿氏利爲盤具公母禮  
等此二虜者竝奧地之賊首也斬二虜時  
將軍等申云此度任願返入招其賊類而  
公卿執論云野性獸心反覆無定儻緣朝  
威獲此梟帥縱依申請放還奧地所謂養

虎遺患也卽捉兩虜斬於河內國相山十  
二月庚寅鎮守軍監外從五位下道島宿  
禰御楯爲陸奧國大國造  
二十二年二月癸巳令越後國米三十斛  
鹽三十斛送造志波城所三月丁巳造志  
波城使從三位行近衛中將坂上田村麻  
呂辭見賜彩帛五十匹綿三百屯  
二十三年春正月甲辰田村麻呂爲征夷

大將軍平春五代出羽守陸奥守陸奧  
大同元年十月十二日太政官符聽陸奧  
出羽兩國正員之外擬任郡司軍役事右  
中納言征夷大將軍從三位兼行中衛大  
將陸奧出羽按察使陸奧守勳二等坂上  
大宿禰田村麻呂起請備郡司之任職員  
有限而邊要之事頗異中國望請擬任幹  
了勇毅之人宜爲防守警備之儲者右大

臣宣奉敕依請

五年二月廿三日當道觀察使正四位下  
兼陸奧出羽按察使藤原朝臣緒嗣奏狀  
稱陸奧守從五位上勳七等佐伯宿禰清  
峯等申云云黑川以北奧郡浮浪人元來  
不在差科之限者臣商量此國地廣人稀  
邊寇惟防不務懷集何備非常五月辛亥  
東山道觀察使正四位下兼陸奧出羽按

察使藤原朝臣緒嗣言云云國以民爲本  
民以食爲命而鎮兵三千八百人一年糧  
料五十餘萬束因此百姓糜弊倉臺空虛  
如無蓄積何防非常加以往年每有征伐  
必仰軍糧於坂東國伏請以坂東官稻充  
陸奧公廩以陸奧公廩留收官庫然則公  
私得所實愜便宜竝許之壬子東山道觀  
察使正四位下兼陸奧出羽按察使藤原

朝臣緒嗣言云云又陸奧國元來國司鎮  
守等各以公廩作差令春米四千餘斛雇  
入運送以充年糧雖因諸年久於法無據  
但邊要之事頗異中國何者蒞田以北近  
郡支軍糧信夫以南遠郡稻給公廩其去  
國府二三百里於城柵七八百里事力之  
力不可春運若勘當停止必致飢餓請給  
春運功爲例行之竝許之

弘仁二年十月甲戌敕征夷將軍參議正四位上行大藏卿兼陸奧出羽按察使文室朝臣綿麻呂等者今月五日奏狀斬獲稍多歸降不少將軍之經路士卒之戰功於此而知矣其蝦夷者依請須移配中國唯俘囚者思量便宜安置當土勉加教諭勿致騷擾

三年四月己丑太政官符定鎮守府官員

事將軍一員軍監一員軍曹二員醫師弩師各一員右被右大臣宣稱奉敕鎮兵之數減定已訖其鎮官員數宜依前件甲午太政官符加減兼仗員事陸奧出羽按察使四人元三人今加一人鎮守將軍三人減一人定二人右被右大臣宣稱奉敕兼仗之數依件加減七月癸酉陸奧國言屯田元二百町伏望定一百町為鎮守儲者許之

四年九月丙子救邊要之地外寇是防不  
虞之儲以糧爲重今大軍頻出儲糧悉罄  
遺寇猶在非常難測若無貯畜如機急何  
空陸奧出羽兩國公廩混合正稅每年相  
換給於信濃越後二國

七年正月戊寅史生弩師歷任爲五年符  
偁中納言兼右近衛大將從三位行陸奧  
出羽按察使勳三等巨勢朝臣野足奏狀

偁云云據去年七月十七日論奏四年爲  
限唯西海一道五年如常愚臣商量邊要  
之設東西是同伏望兩國弩師皆準西海  
道五年相替庶令忘遠路之疲專邊守之  
勤者右大臣宣奉敕依請

八年九月丙午陸奧國言叛俘吉彌侯部  
於夜志閉等之類六十一人竝就擒獲事  
須依例進上其身但犬羊之情猶顧妻孥

伏望留城下招其妻孥許之  
天長五年正月廿三日太政官符應補鎮  
守府弩師事右檢案內件弩師寶龜以來  
式部補任始自大同二省互補今被中納  
言兼左近衛大將從三位行民部卿清原  
真人夏野宣偁奉敕文武之職執掌各異  
鎮守之官須兵部補四月十四日太政官  
符應置出羽守兼仗二員事右陸奧出羽

邊要之地曠俗難馴古來有稱而陸奧守  
殊給兼仗出羽守獨無其員兵革之事先  
聲後實縱有警急何以威之被大納言正  
三位兼行右近衛大將良峯朝臣安世宣  
偁奉敕宜準陸奧之例補之

仁明紀曰承和四年夏四月癸丑陸奧出  
羽按察使從四位下坂上大宿禰淨野馳  
傳奏言得鎮守將軍迎差宿禰末守牒偁

自去年春至今春百姓妖言騷擾不止  
奧邑之民去居逃出事須加添戍兵靜騷  
赴農又栗原賀美兩郡百姓逃出者多不  
得抑留者臣津野商量防禍靜騷須慎未  
然加以栗原桃生以北俘囚控弦巨多似  
從皇化反覆不定四五月所謂馬肥虜驕  
之時也儻有非常難可支禦伏望差發援  
兵一千人四五月間結番上下暫候事發

其糶料者用當處穀依例與給但上奏待  
報恐失機事仍且發且奏者五月丁巳賜  
敕符曰事緣慎機依請許之唯克制權變  
威惠兼施

六年夏四月丁丑敕符陸奧守正五位下  
良岑朝臣木連鎮守將軍外從五位下  
璫宿禰末守等得今月十三日奏狀知調  
發援兵一千人按奏狀傳災星屢見地震



是頻與縣百姓多以畏逃又膽澤多賀兩  
城之間異類延蔓控弦數千如有警急難  
可支禦須徵發援兵靜民赴農又多賀城  
者爲膽澤之後援不益兵數何以救急伏  
願依件加配四五月間結番上下暫候時  
變其糧料者用當處穀但上奏待報恐失  
機事仍且奏者兵不豫備不可應機今依  
請許之空能守要害兼制權變冬十月乙

丑敕曰陸奧出羽并太宰府等若有機變  
隨空行之且以上言克制權變令禦不虞  
七年三月辛丑陸奧國上奏發援兵之狀  
壬寅敕符陸奧守正五位下良峯朝臣木  
連前鎮守將軍外從五位下匝瑳宿禰末  
守等省今月十八日奏知發援兵二千人  
按奏狀云奧邑之民共稱東申潰出之徒  
不能押制是則懲於往事之所爲也自非

國威何靜騷民事須調發援兵將候物情其糧料者用當處穀但上奏待報恐失機事仍且奏者夫預備不虞古今不易之道也是以依請許之宜能制民夷兼施威德十年四月壬戌陸奧國言諸團軍穀等款云兵士年役六十箇日分結六番以旬相代口食私糧身直城塞而道路遼遠頗疲往還家居少日何濟產業因茲逃散者多

民不安堵望請更加一千人與本并八千人分結八番延彼番程以息弊兵唯不更置團周加諸團者許之云云陸奧鎮守將軍從五位下御春朝臣濱主言健士元勳位人也既脫調庸亦無課役承前之將撰其武藝特號健士給糧免租結番直戍而勳位悉盡無人充行仍任格旨差行白丁全給公糧兼免調庸人同役異也請射下

健士準兵士，下兵同令，役修理城隍，許之。  
九月甲辰，始置陸奧國鎮守府，掌一員，令帶刀把笏也。

文德實錄曰：齋衡元年夏四月壬午，陸奧國奏曰：去年不登，百姓困窮，兵士逃亡，已乏屯戍。今虎狼之類爭事強盜，逆亂之萌近在目前，請發援兵二千人，以備不虞。敕許發一千人。

二年春正月丙申，陸奧國奏曰：奧地俘囚等彼此接刃，殺傷同種，事須警備，以防非常。仍且差發援兵二千人，許之。戊申，陸奧國飛驒奏請加發援兵二千人，敕曰：夫邊要之寄安危，所繫慎微慮萌，理固宜然。但時臨農要，人競耕稼，而多動士衆，遠行屯戍，恐懷患役之嗟，終乏如歸之志。凡用兵之道，未必貴多，苟奮其力，一以當千，宜便。

簡拔近城兵一千人和誘其心精練其武能守衝要以備機急又知騷擾之由發於飢困故賜賑給料糶一萬斛事須不論民俘務加優恤開以恩惠慰其窮屈

清和實錄曰貞觀二年九月廿七日甲戌正三位行中納言兼陸奧出羽按察使平朝臣高棟奏鎮守府上言邊境之吏去鄉遼遠公廨之外無復資糧而至有未納抑

而不行請準太宰府司公廨雖有未納以正稅給之永爲恆例詔許之

十五年十二月七日戊戌先是陸奧國言俘夷滿境動事叛逆吏民恐懼如見虎狼望請準武藏國例奉造五大菩薩像安置國分寺肅蠻夷之野心安吏民之怖意至是許之

十七年十一月十六日乙未出羽國言渡

島荒狄反叛水軍八十艘殺略秋田飽海  
兩郡百姓二十一人敕牧宰討平之  
陽成實錄曰元慶二年三月廿九日乙丑  
晦出羽國守正五位下藤原朝臣興世飛  
驛上奏夷俘叛亂今月十五日燒損秋田  
城并郡院屋舍城邊民家仍且以鎮兵防  
守且徵發諸郡軍敕符曰得奏狀既知夷  
虜悖逆攻燒城邑犬羊狂心暴惡爲性不

加追討何有懲入事須量發精兵扼其喉  
咽但時在農要人事耕種若多動衆恐妨  
民務夫上兵成謀良將不戰巧設方略以  
安邊民亦別有敕符下陸奧國若當國之  
兵力不足制者早告陸奧令其赴救凡蠻  
貊之心候時而動雖云醜類之可責抑亦  
國宰之不良宜施慰撫之化以遏風塵之  
亂又敕符陸奧國司曰得出羽國今月十

七日奏狀稱逆賊悖亂攻燒城邑者兩國  
接境非常難知若無豫戒何備不虞宜加  
警肅以鎮國內亦若出羽國來請援兵隨  
發精勇應時赴救兵貴神速罪深逗留待  
其告急莫失事機夏四月四日己巳是日  
出羽國守正五位下藤原朝臣興世飛驒  
奏言秋田郡城邑官舍民家爲凶賊所燒  
亡之狀去月十七日上奏厥後差權掾正

六位上小野朝臣春泉文室真人有房等  
授以精兵入城合戰夷黨日加彼衆我寡  
城北郡南公私舍宅皆悉燒殘殺虜人物  
不可勝計此國器仗多在彼城舉城燒盡  
一無所取加之去年不登百姓飢弊差發  
軍士曾無勇敢望請隣國援兵戮力襲伐  
敕符曰重得奏狀具知賊勢轉盛疽食浸  
淫非常之事變能難量能加防遏莫令滋

蔓去月二十九日，敕符下彼國訖計之。應到亦同日，敕符下陸奧國，令其赴救。今重敕陸奧國發兵二千，宜首尾合戰。及早擒獲，務盡上策。定我下士，又下敕符於陸奧國，曰：重得出羽國奏狀，備賊勢轉盛，衆寡不敵，非有救兵，難可獨制。者事既非常，或恐生變。宜發精勇二千，星火馳救，擒敵有期。失機遺悔，兵家所謂疾雷不及掩耳也。

若致遲留，處以重科，亦其所發之士各備路糧，依須。若國司掾目各一人，狎領其事。廿八日癸巳，已出羽國守正五位下藤原朝臣興世飛驒奏言：賊徒彌熾，不能討平。且差六百人兵守彼隘口野代營，比至燒山有賊一千餘人逸出，官軍之後殺略五百餘人，脫歸者五十人。城下村邑百姓廬舍爲賊所燒損者多。卽日敕符曰：重得奏狀。

具知凶類滋蔓殺略良民發兵以來望有  
成效而今官軍致敗賊徒作氣用兵之道  
豈若此乎今敕上野下野等國各發兵一  
千亦重敕陸奧國責以緩救宜合三國兵  
一時擒滅凡軍陣之法必有注諸事大小  
皆在目前察其所錄爲圖成敗今所上秦  
狀極爲省略胡城雲隔魏關天遙路遠事  
疑非可指問必須事無巨細委曲記錄命

可知見老弱在行耕種廢務早休深鏹之  
勞當崇橐弓之化敕符陸奧國曰得出羽  
國今月十九日奏狀傳按寇未平戎士多  
沒請援兵彼國已及五度而多經旬日未  
有來救孤城拒守事變難測者今如來奏  
甚似惰慢假有當府之不虞何忘隣境之  
危急宜早差發兵二千人應機奔赴齊心  
同力撲掃妖氣若重稽弘國有嚴刑速施

赴一作救



破竹之勢，勿貽反水之悔。又敕符上野下野兩國，曰：「得出羽國，奏已知凶類氣盛，殺略良民，鼠輩發狂，狼戾無已，不加利刃，何懲逆心？」宜國各發二千兵，星夜赴救。表裏合勢，腹背攻擊。凡隣境之義實，須相援。况於國賊，何不共討？若致遲留，論之如律。亦其所發之士，各備路糧，便遣國司。目已上。一人史生若品官一人，押領其事，以一舉

之兵，早成萬全之計。五月四日，敕出羽國司曰：「近日夷虜凶逆殘害不止，雖有軍興，俄難殄滅。仍以右中辨正五位下藤原朝臣保則兼任彼國權守，宜軍機事，從其指撝，莫爲遁逃，以失警備。」五日庚子，陸奧國守正五位下源朝臣泰飛驒奏言：「發兵二千人，差遣出羽國。既畢，更依彼國請，亦發五百人。又恐當國之夷依隣賊之警動，其

狼心，掉蠶尾，請發援兵二千人，以守要害之處。敕符曰：得彼國去。三月二十五日，奏狀具知。差發援兵，赴救出羽國。亦來奏以爲狂奴詐態。因衰緣隙，請發國內之控弦，以備醜類之逆寇。事在慎微，俯依來奏。今須簡練精勇，拒守要害，兼張遠邏，令其候望。但軍興之後，府帑無餘，久動士庶，况費糧食量，施方便，早休勞役，奉我朝威，以警

夜事。敕曰：出軍之道，用兵之方，事有緩急，理亦有輕重。而或國發軍之後，飛驒言上其由，從驚總聞，無益於事。宜令上野、下野、陸奧、出羽等國，自今以後，驛道奏上一如延曆十三年二月己未之敕。六月七日辛未，出羽國守藤原朝臣興世飛驒奏言：權掾小野春泉文室、有房等在秋田營去。四月十九日遣最上郡擬大領伴貞道、倭魁

五作字奈麻呂將官軍五百六十人須候  
賊類形勢路遇賊三百餘人合戰射傷賊  
十九人官軍被傷七人貞道中流矢而死  
二十日賊衆增加不可相敵會暮戰罷引  
軍還營明日凶徒挑來接戰賊死者五十  
三人瘡者三十人官軍死并瘡痍者二十  
一人奪取賊弓三十上鞞二十五襖十七  
領米穀糶稻亦復有數燒賊廬舍十二生

虜七人官軍疲極射矢亦盡因引還營今  
月七日重遣字奈麻呂登高候望俄爾遇  
賊拔劍鬪斬首二級字奈麻呂沒於賊手  
其後有俘囚三人來言賊請秋田河以北  
爲己地更有賊五人著甲冑伏隱草中遣  
輕兵百餘人追射殺三人奪鞍馬弓矢鞞  
等物有數自後賊徒猥盛侵陵不息官軍  
征討未由摧滅是日重飛驒言曰權介藤

原朝臣統行權掾小野春泉文室有房等  
進至秋田舊城蓄甲積糧陸奧押領大掾  
藤原梶長等所將援兵與本國兵卒合五  
千餘人聚在城中賊出不意四方攻圍官  
軍力戰賊勢轉盛權介統行等戰敗而歸  
權掾有房昧死而戰殺賊數人賊矢中左  
腳被瘡逾屬軍無後繼擣身逃歸權介統  
行男從軍在戰及權弩師神服直雄竝戰

實錄  
作資

而死甲冑三百領米糶七百碩衾一千條  
馬一千五百匹盡爲賊所取自餘軍實仗  
物一無存者八日壬申散位從五位下小  
野朝臣春風爲鎮守將軍詔令春風與陸  
奧權介從五位下坂上大宿禰好蔭星火  
進發先入陸奧各將精兵五百人奔赴救  
之賜春風好蔭甲冑各一具授出羽權掾  
正六位上文室真人有房從五位下賞力

戰之功也。初，公卿於仗下，喚驛使九部，瀧麻呂問軍曲折。瀧麻呂言：官軍戰者，人無固志，望敵奔竄，唯生是求，有房死戰，不顧生存。時流矢傷其左踵，矢盡而歸，恨無後救。仍有此賞以勸其後也。云云。九日癸酉，敕曰：從五位下小野朝臣春風，今月八日任陸奥鎮守將軍，須依格分付受領，而率將軍兵，向出羽國，宣令前將軍從五位下

安倍朝臣比高準，見任例暫行府政。十六日庚辰，出羽國守藤原朝臣興世飛驒奏言：賊鋒強盛，日增暴慢，固守營所，視無去意。官軍畏懦，只事逃散。陸奥軍士二十人，押領掾藤原梶長等竊求山道，皆悉逃亡。即日敕符曰：重有來奏，具得事趣。依先日奏，遣陸奥鎮守將軍小野朝臣春風權介坂上大宿禰好蔭等，各領精勇五百人，日

夜赴彼既畢事具前符亦依今日奏更下  
陸奧國追還逃亡兵士二千入國空知之  
率其虎旅輔彼烏合當奉王師之威早獻  
凱歸之效又敕符陸奧國曰得出羽國奏  
僞逆虜縱逸獷暴日甚彼國軍士二千入  
顧望避敵亡歸本國者斷勢制勝自有方  
而今各重身軀無意掠戰糧資醜類力屈  
凶威豈回王者之師自貽敗軍之恥空更

選定國司主典已上精強了事者令領彼  
亡歸二千兵早入出羽若彼逃亡人等未  
盡歸集者更簡吏兵加足前數夫將軍安  
死誅之無赦故曰有前一尺無卻一寸空  
知此意喻夫兵士令其自知若重亡歸者  
以軍法從事廿一日乙酉敕令東海東山  
兩道諸國簡擇勇敢輕銳者須待出羽國  
奏請應機奔赴伊勢二十人參河二十人

遠江十人駿河三十人甲斐二十人相模  
二十人武藏三十人下總三十人常陸五  
十人美濃三十人信濃三十人令相模國  
送綿一千屯於出羽國爲充造襖料也秋  
七月十日癸卯出羽國飛驒奏曰正五位  
下守右中辨兼權守藤原朝臣保則到國  
察問前之行事運之籌策遣權掾文室眞  
人有房左衛門權少尉權掾清原令望上

野狎領使權大掾南淵秋鄉等率上野國  
見到兵六百餘屯秋田城南拒賊於河北  
又秋田城下賊地者上津野火內相淵野  
代河北腋本方口大河堤姊力方上燒岡  
十二村也向他俘地者添河霜別助川三  
村也令此三村俘囚并良民三百餘人拒  
賊於添河次攻雄勝後將侵府其雄勝城  
承十道之大衝也國之要害尤在此地仍

遣左馬大允藤原滋實左近衛將曹兼權  
大目茨田直觀額等以雄勝平鹿山本三  
郡不動穀給郡內及添河霜別助川三村  
俘囚慰喻其心令相勵勉於是俘囚深江  
彌加止玉作正月麻呂等誘率三村俘囚  
二百餘人夜襲殺賊八十人燒其糧食舍  
宅感恩賚也或云津輕地夷狄或同或不  
同若不同者以上野國軍將得討滅遂同

者雖大兵難寸輒制上野下野陸奧三國  
軍士總四千人其陸奧軍先既亡歸上野  
軍且來六百入下野軍雖入境首未知強  
弱津輕夷俘其黨多種不知幾千人天性  
勇壯常習戰若迎逆賊其鋒難當請常陸  
武藏兩國軍合二千人以誠備非常是日  
敕符曰去月二十八日奏狀今日到來賊  
中消息委曲具至指其事實足可見知夫



以夷狄攻夷狄者中國之利也今覽來奏  
給雄勝郡俘囚以官米穀多破賊徒豈此  
一舉計之上者也亦來奏以爲津輕夷虜  
天性麤獷若速凶類實爲難制塞下流言  
南北異口或云旣同或云未同請發常陸  
武藏等國兵備其非常出於不意今如奏  
狀同否未審若果不同者所率見兵可得  
摧破加之小野朝臣春風坂上大宿禰好

蔭等各領精兵行當到著宜待共征振其  
威武但豫救諸國令簡勇士若有危急馳  
傳上奏隨卽差發赴救非晚務運奇策繫  
其狂心滋實者守藤原朝臣興世之子也  
有意溫清繫行在彼時值賊亂早不肯還  
有敕便令從軍也出羽國正三位勳五等  
大物忌神正三位勳六等月山神並益封  
各二戶與本并各四戶每發軍使國司祈

禱故有此加增也八月四日丁卯出羽國  
飛驒奏言史闕敕符曰重省來奏曲折具之  
事用奇正兵家所貴今募俘虜多殲醜雖  
是夷人慕義之至切抑亦國宰梅馭之得  
方臨機之略實當如此其能仁法天等忠  
誠顯著聞而嘉之克逐功績不亦美乎且  
春風好陰等取陸奧路入上津野村與兩  
國兵夫政首尾今如來奏已得要路兵術

雖多制勝爲先左之右之隨空擒賊竊其  
巢窟勿令連脫凡厥勳賞可有後敕彌加  
精勵莫使解緩是日彼國正三位勳五等  
大物忌神進勳三等正二位勳六等月山  
神四等從五位下勳九等小物忌神七等  
先是右中辨兼權守藤原朝臣保則奏言  
此二神自上古時方有征戰標奇驗去五  
月賊徒襲來挑戰官軍當此之時雲霧晦

合對坐不相見營中擾亂官軍敗績求之  
著龜神氣歸賊我所無感增其爵級必有  
靈應國宰齋戒祈請懇懃望請加進位階  
將答神望仍增此等級送致綵帛一百三  
十匹於出羽國班祿俘囚又令越中越後  
兩國各送米一千斛以充軍糧九月四日  
丙申出羽國司飛驒奏史闕五日丁酉敕符  
出羽國司曰得八月二十三日奏狀具知

消息初所以遣春風等發精兵者為赴彼  
國之急而今來奏以為賊氣已衰官軍思  
舊重之迎軍運糧為煩亦細因茲論之春  
風等之前卻在彼國之強弱再量勢施計  
不得遙度若當國之力足以制賊者移告  
而返之不可必近引且津輕渡島俘囚等  
所請之事以夷擊夷古之上計但野心難  
馴動靜易變偶生他意後恐難制宜量事

勢隨便進止至于饗會狄俘非事之意者也若彌盡賊徒勞賜不晚今舉城燒亡無處會聚但拔有功加其賞賜足以勸勵戎士何必大饗更致騷動乎且其殺獲生擒頗知破賊彌以勉勵速成大功州書頻奏驛使屢務施平寇之策莫以進引歲月冬十月十二日甲戌出羽國司飛驒奏言秋田營申牒稱八月二十九日逆賊三百餘

人來於城下願見官人時得乞降權掾文室真人有房左馬權大允藤原滋實二人單騎直到賊所賊先申心憂次乞降有房等雖不被明詔而豫聽其降是日陸奧權介從五位下坂上大宿禰好蔭率兵二千人流震道至秋田營賊乞降之日好蔭鼓躁而來盛建旗幟示威賊虜論之當時似有遠略又鎮守將軍從五位下小野朝

臣春風九月二十五日率軍四百七十人來著秋田營以北卽言曰春風重含詔先入上津野教諭賊類皆令降服賊首七人相從同來從去八月乞降之賊相續不絕野心難測抑而不許今春風自入賊地取其降書亦其首豪隨而共來以此見之知有降心但義從俘囚等申云奉從國家爲賊所怨若不殄滅後必相報仇家多種何

得不恐加之乞降者其體踈慢不叶舊例俘囚所陳抑有道春風所行亦復不虛臣等不知所裁謹佇明詔十三日乙亥敕符出羽國司曰得今日日奏狀具知賊虜乞降之由夫兵凶戰危先哲炳戒事不獲已乃用之耳今逆虜悔過請欲歸服其於容許有何不韙但古之降者去其甲兵面縛待命裁得制其死生然可謂降伏歸降之

法若同舊例，早速容受飛驒奏聞，隨將裁決。若懷兩端，言與事異，奮兵威一舉誅滅。凡狂賊反亂，爲損甚多，殺略良民，燒亡城邑。然則義從俘囚之言，不可不反覆觀能。耀兵隨機，可施莫信。其虛詭貽哂於後。三年春正月十一日辛丑，出羽國飛驒奏言：去年十二月十日凶賊悔反，逆之過致束手之請，便返進所掠奪甲二十一領。言

曰：所取甲冑其數不少，任己狂心，皆悉截破稱身約裁，一無全者，加之賊類或入奧地，或所居隔遠，其遺甲冑搜求追進。於是正六位上左衛門權少尉兼權掾清原真人，令望左馬權大允正七位下藤原朝臣滋實左近衛將曹兼權大目從七位上茨田連貞額等進議曰：今乞降之賊二百人所進之甲二十有餘，賊黨多數，官甲已少。

野心難測，疑是矯飾，須得後進。一度計納，陸奧鎮守將軍從五位下小野朝臣春風議曰：春風自入賊地，具知逆類悔過之心，今亦蒙犯霜雪，乞降懇切，若懷疑慮，抑而不納，猶去逸就勞，非所以樂成正五位下守右中辨兼行出羽權守藤原朝臣保則等商量，雖令望之議已有道理，而春風之謀非無便宜，故殊加慰納，緩其嚴誅，又渡島

夷首百三人，率種類三千人，詣秋田城，與津輕俘囚不連賊者百餘人同，其歸慕聖化，若不勞賜，恐生怨恨，由是遣從五位下行權介藤原朝臣統行從五位下行權掾文室真人有房及令望滋實貞額等勞饗。三月二日壬辰正五位下守右中辨兼行出羽權守藤原朝臣保則飛驒奏言曰：臣保則等謹頌，依去正月十三日敕符旨，早

討虜而行事相違不能進止何者臣等所  
賜諸國之兵千八百餘人上野下野兩國  
各八百人陸奧國追還散卒二百人是也  
以此輩且擊破奧賊之士卒且討平近城  
之反虜次須重請諸國之兵攻伐奧賊而  
相待陸奧鎮守將軍小野朝臣春風權介  
坂上大宿禰好蔭等之間未有所定於是  
賊徒進愁狀十餘條陳怨叛之由詞旨深

切甚有理致即施法禁慰其冤枉爰古老  
言曰用兵之道尤在練士固塞其後出征  
入休動靜去留莫不據此又當國形勢地  
迫北陸秋天多雪當此之時營壘難恃不  
知選練士卒修造城柵相待春風之來臣  
等用古老之言選諸國當土之軍爲上兵  
者一千人分配官人令其勞賜但當土之  
卒緣無甲冑不能輒進交雜諸國之軍令



增兵衆之勢，其中國兵擔夫役立柵之事，還向本國。此事由趣上奏先畢，凡當土有兵士鎮兵千六百五十人，而承前國司元置千人，今計諸國見留之兵未及當上例兵之數。臣等定城下之後，殊迴方略，此待隣兵作爲城柵，軍士得休，國內無慮。其後賊三百許人詣秋田城乞降，雖然不受其降。臣等因有所議，春風等且擁於鎮守府。

待後告可應機之狀。馳權掾小野春泉告春風等，春泉未達鎮守府之間。去年九月十五日，好陰來自流霞路。二十五日春風來自上津野，是時道路泥濘，風寒肅烈。經過嶮岨，士卒瘦疲。春風言曰：待詔之日，伏奉聖略，先教諭賊類，必令降伏。若不革逆心，進兵討滅，仍奉宣敕旨，教諭賊徒歸伏。相隨到來，至誠無疑，不可更討。臣等初謂

以所賜之兵，與春風等表裏合勢，刻日討平。而春風之足歷虜庭，令降逆黨降伏之。後更進官軍虜欺已殊，冒死而戰，其鋒難制。董尾施毒，亦賊地隘狹，潛通多路。以此小軍難可輒赴，故隨春風言暫停征伐。厥後賊類亦來請降，返進官物。臣等依彼來降，漸計利害，征戰之弊非只一途。按去延曆年中，被下當道陣圖，以一萬三千六百

人爲一軍，分作三軍。輜重八百人，擔夫二十人。而今上野下野兩國之軍千六百，人輜重擔夫二千餘人。好蔭所率之兵五百，地重擔夫二千餘人。因茲言之多違舊例，中國之軍七月到著，陸奧之兵九月入來。會合參差，整頓有妨。或臨陣難列，或聽鼓易逃，皆是忘戰日久，習之令然也。國內黎民苦于苛政，三分之一逃入奧地，所遺之

民承數年之弊無自存之方况軍興以來  
運轉軍糧去今兩年少時不息無用之卒  
騷動部內待救之處還致巨害管最上郡  
道路嶮絕大河流急中國之軍路必經此  
迎送之煩不可勝計今重請大兵將討降  
虜國弊民窮難可克堪若慰撫部內之窮  
卒驗出奧地之逃民雷國中之甲冑選當  
土之例兵則降虜雖反不足畏由是降賊

之徒頻以上奏但臣等以爲賊寇無聞年  
代稍久因此變亂不窮誅戮恐綏禦如失  
邊難不絕更發大軍撲滅無遺國家之長  
策天下之上計也臣等不敢專決持疑於  
懷進退之間謹佇天策是日詔令上野下  
野兩國在軍之甲冑器仗雷付出羽國矣  
六月廿六日乙酉正五位下守右中辨兼  
行出羽守藤原朝臣保則飛驒奏言謹奉

去<sub>三</sub>三月五日，敕符旨，諸國軍士解陣，放卻，  
并留中國甲冑，及置當國例兵，陸奧鎮守，  
將軍從五位下小野朝臣春風，上野國權，  
大掾從七位上南淵朝臣秋鄉權，史生大，  
初位下上村主佐美檢非違使從六位下，  
多治比真人雄麻呂下野國前權，少掾從，  
七位上雀部朝臣茂世權，醫師大初位下，  
下毛野朝臣御安等各押領國兵來從軍。

旅今還向訖，留納上野下野兩國甲冑器，  
仗色目數等須追言上，配置當國例兵一，  
千六百五十七人，大毅一人，小毅三人，主，  
帳三人，校尉二十人，旅師四十人，火長六，  
十人，列士八十人，鎮兵六百五十人，秋田，  
城司正六位上行，左衛門少尉兼權，掾清，  
原朝臣令望，右近衛將曹從七位下兼行，  
權，大目茨田連貞額正六位上行，權，大目。

春海連奧雄校尉七人旅師十六人火長  
二十四人列士三百三人鎮兵四百五十  
人加兵士三百五十人雄勝城司從五位  
下行權掾文室真人有房正七位上行權  
掾藤原朝臣有式正六位上行權大目他  
戶首千與本從六位下行少目豐岡宿禰  
繼雄校尉六人旅師八人火長十六人列  
士二百二十人鎮兵二百人加兵士二百

五十人出羽國司從五位下行權介藤原  
朝臣統行正六位上行權掾小野朝臣春  
泉大毅一人小毅三人主帳三人校尉七  
人旅師十六人火長二十人列士三百五  
十七人兵士四百人臣保則等行事相違  
兵威未振適降恩詔暫征討逆類再生平  
民復業但臣等以爲夷狄之性強弱難測  
朝爲輕寇夕甘重戮縱請降之後如有小

變臣等恐偏慮存國還陷罪戾望更賜天  
使檢察其事謹以申聞

四年二月十七日辛丑正五位下右中辨  
兼行出羽權守藤原朝臣保則飛驒奏曰  
降虜所進掠取甲六十六領胄三十二枚  
太刀四枚鉞一柄箭一十隻賊夷去年進  
契狀曰所遺甲胄早速將進而險涉年月  
未有返上故遣權大目正六位上春海連

奧雄入奧地所勘取也去年五月陸奧及  
當國軍士敗走之日或著甲胄逃歸本土  
或脫棄山野跳身奔竄是時前督師從七  
位上秦忌寸能仁進甲胄一百一十賊徒  
返進二十二今奧雄勘取六十六領總一  
百九十八領納秋田城又夷俘賜饗之日  
多以他死亡位記自稱其姓名貪預賜祿  
奧雄責取死亡位記一百六枚廿五日己

西先是出羽國言管諸郡中山北雄勝平  
鹿山本三郡遠去國府近接賊地昔時叛  
夷之種與民雜居動乘間隙成腹心病頃  
年頻遭不登夏在荒飢若不優恤民夷難  
和望請復調庸二年將休弊民至是敕復  
一年又不動穀六千二百九石七斗給三  
郡狄俘八百三人廿七日辛亥出羽國正  
三位勳四等月山神正三位勳三等大物

忌神竝授從二位云云三月十一日甲  
子敕出羽軍士白丁神服連貞氏等十一  
人特預出身先是去年十月六日彼國司  
言貞氏等便習弓馬堪爲軍士勳從警戒  
不顧私產請不經勳籍預於出身從之  
五年三月廿六日甲戌先是出羽國司言  
太政官去年六月十六日下國符備彼國  
解備兵士鎮兵總一千六百五十人鎮兵

及  
字

六百五十人每人充日糧一升六合或二  
城兵士一千人每人充日糧八合分結六  
番直於國府而承前國吏以健兒為戎兵  
士鎮兵無置一人仍令諸郡進勇敢者但  
鎮兵者舊有長上之料無煩調練兵士千  
人給長上之糧一府二城以備非常請三  
箇年將蒙許聽敕聽二箇年而今年十二  
月滿限始自明年復舊望請重被許二箇

返  
進

年敕聽一年夏四月廿五日壬寅左近衛  
少將藤原朝臣有實於枇杷第返表申旨  
出羽國元慶二年夷虜所燒盜穀類三十  
二萬五百一束六把八分六毫瀾七百五  
十斛革短甲三百三十七領冑五百三十  
二枚鐵鉢一百五十七枚革鉢五十枚木  
鉢三百二十六枚箭八千三百八十隻木  
角六枚小角八枚鼓六十面大刀五十五



柄弓七十一張鐵鈎五十五柄弩二十九具手弩一百具鈇一十三柄鉞八柄楯五十二枚槍一百八十一竿鎌槍七十三竿鯁尾槍一百八竿官舍一百六十一宇城槽二十八宇城棚槽二十七基郭棚槽六十一基是日有敕免除以省交替之煩八月十四日庚寅先是出羽國司言去元慶元年穀稼多損調庸不備二年夷虜反叛

國內騷擾義從俘囚及諸郡囚夷并渡島狄等或疲於儆戒或慕化遠來開用不動穀三千二百三十七斛五斗以充大饗不先言上責在牧宰至是敕免除

類聚三代格曰元慶六年九月廿九日太政官符應置鎮守府陰陽師事右得陸奧國解備鎮守府牒備軍團之用卜筮尤要漏刻之調忽在其人而自昔此府無陰陽

師每有怪異向國令占往還十日僅決吉凶若有機急何知物變請被言上將置件職者國加覆覈事誠可然望請始置其員令備占決謹請官裁者大納言正三位兼行民部卿藤原朝臣冬嗣宣奉敕依請日本記略曰天慶二年四月十七日戊子出羽國馳驛言俘囚反亂之狀天曆元年二月十八日甲戌右大臣著安

陽殿相定云鎮守府將軍貞盛朝臣申使竝茂爲扶坂丸等被擊殺其員十三人件坂丸等徵發軍士春運兵糧將以討滅云云先差遣國使於賊地可令勘糾之由給官符

職原抄曰鎮守府將軍副將軍軍監軍曹陸奥者上古以來爲邊要爲其國境廣元明天皇和銅五年九月分置出羽國元正

天皇養老二年置按察使令監察兩國事  
聖武天皇二年陸奧國內又置鎮守府  
府國相並行國事

○緣海諸國

伊奘諾尊伊奘冊尊始起洲國而必稱隱  
岐佐渡二洲亦舉對馬壹岐二島此皆邊  
要之地也處處小島潮沫凝成言緣海及  
近夷之郡也水沫凝而成言沿山之道此

關門城隍也民部式曰陸奧國出羽國佐  
渡國隱岐國壹岐島對馬島四國二島爲  
邊要夫事勝國勝長狹稱國主者此任筑  
紫國令戍其地也齋主神在乎東國穢取  
之地穢取亦東極之海緣邊之地也天照  
大神曰夫父母既任諸子各有其境正此  
也又豐玉彥之海宮指對馬島其雉堞整  
頓臺宇玲瓏城闕崇華樓臺壯麗此所以

備隣寇也

軍防令曰凡緣東邊北邊西邊諸郡人居

皆於城堡內安置其營門之所唯置莊舍

至農時堪營作者出就莊田謂強壯者出

者雷在收斂訖勤還謂要勤而還其城堡

崩頽者役當處居戶隨閒修理謂堡者高

障防賊也王以為堡

職員令曰其陸奧出羽越後等國兼知饗

給征討斥候壹岐對馬日向薩摩大隅等

國總知鎮捍謂捍衛也言防守及蕃客歸

化鎮衛寇賊也

選敘令曰凡在官身死及解免者皆即言

上其國司大上國介以上中國掾以上並

關及下國守關者皆馳驛申太政官若太

宰帥及三關國壹岐對馬者雖獨關猶從

馳驛例其待報之間太宰遣判事以上官

人權攝任訖馳驛發遣

孝德紀曰大化元年八月丙申朔庚子拜東國等國司仍詔國司等曰云云於閒曠之所起造兵庫收聚國郡刀甲弓矢邊國近與蝦蟇接境處者可盡數集其兵而猶

アツトモ  
アヒニ假本主

善相公竟見云緣邊諸國各置弩師者爲防寇賊之來犯也臣伏見本朝戎器強弩

爲神其爲用也短於逐擊長於守禦古語相傳云此器神功皇后奇巧妙思別所製作也故大唐雖有弩名曾不如此器之勁利也臣伏見陸奧出羽兩國動有蝦夷之亂太宰管内九國常有新羅之警自餘北陸山陰南海三道濱海之國亦皆可備隣寇者也

元慶二年二月三日定弩師秩限格曰弩

師之興始自邊要陸奧出羽太宰府及壹  
岐對馬皆限五年云云

萬葉集大伴宿禰家持歌天皇乃等保能  
朝廷等之良奴日筑紫國波安多麻毛流  
於佐倍乃城曾等聞食四方國爾波比等  
佐波爾美知尼波安禮杼登利我奈久安  
豆麻乎能故波伊田牟可比加弊里見世  
受厄伊佐美多流多家吉軍卒等禰疑多

麻比云云

崇峻紀曰二年秋七月壬辰朔遣近江臣  
滿於東山道使觀蝦夷境遣完人臣鴈於  
東海道使觀東方濱海諸國境遣阿倍臣  
於北陸道使觀越等諸國境

天智紀曰三年是歲於對馬島壹岐島筑  
紫國等置防與烽

聖武紀曰天平九年九月癸巳停筑紫防

人歸于本鄉差筑紫人令戍壹岐對馬  
淡路紀曰天平寶字四年八月甲子敕大  
隅薩摩壹岐對馬多櫛等司身居邊要稍  
苦飢寒出舉乏稻曾不得利欲運私物路  
險難通於理商量良須矜愍宜割太宰所  
管諸國地子各給守一萬束椽七千五百  
束日五千束史生二千五百束以資遠戍  
稍慰羈情

光仁記曰寶龜十一年三月辛巳太政官  
奏稱濟世興化寔佇元功討罪威邊亦資  
七德文武之道廢一不可但今諸國兵士  
略多羸弱徒免身庸不歸天府國司軍毅  
自恐駟役曾未貫習弓馬唯給縱採斫薪  
草使以此赴戰謂之棄矣臣等以爲除三  
關邊要之外隨國大小以爲額仍點殷富  
百姓才堪弓馬者每其當番專習武藝屬

赴有徵發庶幾免稽廢其羸弱之徒勤皆  
令赴農此設守備省不急之道也奏可之  
秋七月丁丑敕安不忘危古今通典空仰  
緣海諸國勤令警固其因幡伯耆出雲石  
見安藝周防長門等國一依天平四年節  
度使從三位多治比真人縣守等時式勤  
以警固焉又太宰空依同年節度使從三  
位藤原朝臣宇合時式戊子敕曰筑紫太

宰僻居西海諸蕃朝貢舟楫相望云云今  
北陸之道亦供蕃客所有軍兵未習教習  
屬事徵發全無堪用安必思危豈合如此  
空準太宰依式警虞須緣海村邑見賊來  
過者當即差使速申於國國知賊船者長  
官以下急向國衙應事集議令管內警虞  
且行且奏其賊船率來著我邊岸者當界  
百姓執隨身兵并資私糧走赴要處致死



相戰必待救兵勿作逗留令賊乘間其軍  
所集處預立標榜空量地勢務得便宜兵  
士以上及百姓便弓馬者量程遠近結隊  
分配不得臨事彼此雜亂其戰士已上明  
知賊來者執隨身兵兼佩館戟發所在處  
直赴本軍各作軍排各比隊伍以靜待動  
乘逸擊勞其應繼赴軍國司已上皆乘私  
馬若不足者即以驛傳馬充之其兵士白

丁赴軍及待進止應給公糧者計自起家  
五日乃給其用處者給米要處者給糶其  
八月庚戌敕今聞諸國甲冑稍經年序悉  
皆混綻多不中用三年一度立例修理隨  
修隨破極費功役今革之爲甲牢固經久  
裹躬輕便中箭難貫計其功程殊亦易成  
自今以後諸國所造年料甲冑皆宜用革  
卽依前例每年進樣但前造鐵甲不可徒

爛每經三年依舊修之

桓武紀曰延曆二年夏四月辛酉敕曰如聞比年坂東八國運穀鎮所而將吏等以稻相換其穀代者輕物送京苟得無恥又濫役鎮兵多營私田因茲鎮兵疲弊不在干戈稽之憲典深合罪罰而會恩蕩且從寬宥自今以後不得更然如有違犯以軍法罪之空加捉搦勿令侵漁之徒肆其濁

盤乙丑敕坂東諸國曰蠻夷猾夏自古有之非資干戈何除民害是知加徂征於有苗奮薄伐於獫狁前王用兵良有以也自頃夷倂猖狂邊陲失守事不獲已頻動軍旅遂使坂東之境恒疲調發播植之輩久倦轉輸念茲勞弊朕甚愍之今遣使存慰開倉優給悅而使之者寔惟哲王之愛民乎凡厥東土悉知朕意六月辛亥敕曰夷

虜亂常爲梗未已追則烏散捨則蟻結事  
須練兵教卒備其寇掠今聞坂東諸國屬  
有軍役每多尪弱全不堪戰卽有雜色之  
輩浮宕之類或便弓馬或堪戰陣每有徵  
發未嘗差點同日皇民豈合如此空仰坂  
東八國簡取所有散位子郡司子弟及浮  
宕等類身堪軍士者隨國大小一千已下  
五百已上專習用兵之道並備身裝卽入

色之人便考當國白丁免徭仍勤堪事國  
司一人專知尙當如有非常便卽押領奔  
赴不失事機

清和實錄曰貞觀八年十一月十七日戊  
午敕曰迺者怪異頻見求之著龜新羅賊  
兵常窺間隙災變之發唯緣斯事夫攘災  
未兆遏賊將來唯是神明之冥助豈云人  
力之所爲宜令能登因幡伯耆出雲石見

隱岐長門太宰等國府班幣於邑境諸神  
以祈鎮護之殊功又如聞所差健兒統領  
選子等苟預人流曾無才器徒稱爪牙之  
備不異螻蛄之衛况復不教之民何禦非  
常之敵亦夫十步之中必有芳草百城之  
內寧乏精兵空令同國府等勤加試練必  
得其人得其人  
九年五月廿六日甲子造八幅四天王像

五鋪各一鋪下伯耆出雲石見隱岐長門  
等國下知國司曰彼國地在西極界近新  
羅警備之謀當異他國空歸命尊像勤誠  
修法調伏賊心消卻災變仍須點擇地勢  
高敞瞭瞰賊境之道場云云十一月十日  
乙巳下知攝津和泉山陽南海道等諸國  
曰如聞近來伊豫國宮崎村海賊群居掠  
奪尤切公私海行爲之隔絕凡可捕件賊

之狀頻繁仰下督促慇懃其後播磨備中  
備後阿波等國相尋言上獲賊之狀而今  
寇盜難休流聞如此實是國司等欲消一  
境之咎不慮天下之憂無盡謀略不精搜  
捕之所致也夫海賊之徒萍浮南北唯殉  
其利不恤其居追捕則鳥散寬縱則鳥合  
仍須緣海諸國戮力同謀具記往來之舟  
就勒詳去就之人物儻聞有奸謀則彼我

相移差發人兵招募俘囚扶其屋穴尋其  
風聲窮討盡捕令無遺類

十二年二月十二日甲午敕云云如聞新  
羅商船時時到彼縱託事賈販來爲侵暴  
若無具備恐同慢藏况新羅凶賊心懷覬  
覷不收蠶尾將行毒螫須令緣海諸郡特  
慎警固又下知因幡伯耆出雲石見隱岐  
等國修守禦之具焉六月十三日甲午先

是太宰府言肥前國杵島郡兵庫震動鼓  
 鳴二聲決之蕃龜可警隣兵是日敕令筑  
 前肥前壹岐對馬等國島戒鎮不虞  
 十五年三月十九日癸未迺者外變不息  
 咎徵荐臻決之卜筮告云自夏至秋兵革  
 成變事起西垂警及北關仍令因幡伯耆  
 出雲石見隱岐太宰等諸國府司戒嚴兵  
 卒備之不虞

陽成實錄曰元慶二年六月廿三日丁亥  
 敕令因幡伯耆出雲隱岐長門等國調習  
 人兵修繕器械戒鎮斥候固護要害災消  
 異伏歸伏佛神亦須境內群神班幣於四  
 天王像前修調伏法以蕃龜告可有邊警  
 也

四年二月廿八日壬子先是隱岐國言兵  
 庫振動經三日後庫中鼓自鳴陰陽寮占

日遠方兵賊起自北方是日太政官符下  
因幡伯耆出雲隱岐等國慎令嚴警防護  
非常六月十七日己亥但馬國言管二方  
郡百姓等遙望海中有物形似小鳥長可  
十丈前後之端有物透出高可五六尺疑  
是船之舳艫也中央有隨風搖動之物疑  
是帆席也少間東行不見又西北方有泛  
海物其數三也經歷三日曾不搖動疑是

他國船也又北方有一大船沈在海底長  
一丈五尺許由是下知但馬因幡伯耆出  
雲隱岐等國特慎候望以備不虞十九日  
辛丑但馬國言美含郡有一大船漂泛海  
上長五丈餘廣一丈六尺許知是二方郡  
百姓所見三船之類也

五年五月十一日戊午太政官下符山陽  
南海二道諸國傳如聞近者海賊成群殺

略諸人公私之物多致掠奪往歸之輩頗  
被侵害斯則國宰不勤督察之所致也宜  
早追捉之

大八洲記第三



